

泸沽湖水色

彭荆风



上海文艺出版社

泸沽湖水色

彭荆风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征

装帧设计：王志伟

浣 沽 湖 水 色

彭荆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5 插页 6 字数 108,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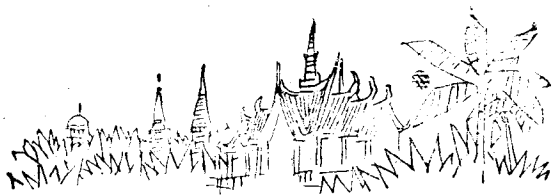
印数：1—3,001册

ISBN 7-5321-0369-2/I·309 定价：3.00元

目 录

主角.....	1
康笃晚宴.....	9
知礼多情的太象.....	14
多情红豆.....	21
曼谷有高楼.....	26
善于读“大书”的人.....	38
——记老作家沈从文	
怀念乌·白辛.....	51
作家的朋友们.....	55
在密林中不断寻找的人.....	63
——记诗人邵燕祥	
诗的魅力.....	70
画的启示.....	74
三十年和十年.....	77
死在黎明前的歌者.....	85
——怀念朱兆瑞	
边疆的路.....	93
岩可的舞蹈.....	105

赵银棠和《玉龙旧话》···	116
虎帐谈文·····	124
秦城行·····	132
金梭岛·····	138
捕鱼的摩梭人·····	147
——边地记事	
泸沽湖边摩梭人·····	155
——边地记事	
云窝与幔亭宴·····	166
——访闽散记	
佘山行·····	170
边地一村寨·····	173
——访金水河	
欢快的鼓点·····	178
——边地记事	
苦听夜雨·····	183
高黎贡山的灯火·····	189
泸沽湖水色·····	196
力求素朴·····	202



主 角

坦率的说,开始我对她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一头波浪式的长发披在肩上,鼻梁上还架着一副过于宽大的眼镜,身着一件窄小的白上衣和一条黑裤,脚上趿着一双拖鞋,而且还不穿袜子……

泰国妇女中东方式的素雅,西方式的华丽,她都没有,她似乎有点不修边幅。

当然,我们是来泰国寻求友情的,不能以衣着相人。可是,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就有点唇枪舌剑。

那是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从曼谷飞到清迈的第二天(1983年3月5日)。我们要去农村参观。清迈素有“东方瑞士”的美称,农村的景色是媚人的,青绿茂密的亚热带树林、宽敞平坦的田野,那古代的佛寺建筑、还有那壮健美丽的清

迈妇女……都是泰国人引为骄傲的。所以尽管气候有点热，他们还是力主把大部分时间安排在农村访问。这天上午，小面包车开动了，我才发现我旁边多了一位陌生的女郎。开初，我还以为是来陪同我们参观的当地女作家呢！也就客气地点点头以示致意。

当汽车驶出市区，在那为碧绿的树丛所夹峙的平坦公路上行驶时，她突然掏出了笔和记事本对我说道：“昆彭（彭先生），我想和你谈谈。”

我端详了她一眼，想搞清楚她是谁？要说什么？

她自我介绍：“我是《曼谷邮报》记者甘遮娜。”

我知道，这是泰国一家最大的英文报纸，派出来的记者也比较能干，他们若盯上了你，拒绝是不可能的。我又何必拒绝呢！来了这么几天，我已和不少新闻记者交上朋友了！

她问道：“昆彭，请问你，来泰国这么多天，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友情。”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她没有把这两个字记下，而是冷冷地问：“你是位作家，还是位外交家？”

问话是这么不友好，我也就把语调放得极

其冷漠：“小姐，你是不是把我真诚的心里话当作外交辞令了？”

车厢内刚才还是有说有笑的，突然，变得一片沉闷，几位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的泰国作家惊愕地望着我，嘴唇一动一动地想劝又不知如何开口，他们真怕我们会斗嘴，这在旅途中可是煞风景的事。

这个甘遮娜却纵声笑了起来，“别误会，别误会，我这是开玩笑。我们泰国人工作太紧张了，爱开开玩笑，轻松轻松……”

“对，她是开玩笑。”同车的几位泰国作家也忙着帮她解释。

我们是来作客的，她又笑得这么妩媚，我当然不好过于认真，只好把板着的脸放松了。

但，她并没有放松问话，又立即问道：“昆彭，你从哪方面觉得友情给你的印象最深呢？”

“真诚！”我还是两个字。

当小陆刚把这两个字翻译成泰语，坐在我们前边的泰国作家协会代主席通帕先生立即长长地发出了一声惊叹。我问小陆：“通帕先生叫喊什么？”

“他说，说到他心里了。”小陆说。

我见她正在本子上忙着记。就问她：“小姐，你认为怎样？”

“也说到我心里了，”她出乎意外地坦率，“我要把这些话记下来！”

这一来，我们之间的那一点点不愉快也就全消失了，对真诚的友谊有共同认识的人，怎么能成为朋友呢？

她这样回答我，并不是外交辞令，确实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这从以后几天里，她随同我们一起参观清迈的农村、手工艺工厂就可看出了，她虽然也时而问我们几句她所感兴趣的事，以积累她的报道素材。但，我感觉得出，她更多是希望我们这次访问能满意、愉快，走进一座村寨或一座寺庙，她主动为我们解说、介绍；我们想在树林里、佛寺前留影，她接过照相机在火辣的阳光下来回奔走，精心地为我们选择画面；在宴会上，她怕我们酒不尽兴，频频劝我们碰杯、寻找祝酒的话语，还叹息在这里喝不上中国的茅台……

这一切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友谊，仅只是一个新闻记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从旁人的介绍，我才知道，她出生在泰国，也去过美国，她熟悉西方，也迫切想了解在世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所以，她愿意花那么多时间来陪同我们参观、访问。她是个新闻记者，又是个细心的女性，在我们参观访问最紧张的时

刻，她在一旁听着，看着，很少来纠缠，只是在我们要离开清迈的头天晚上，她才用央求的口吻对我们说：“我想了解了解中国文学的现状，能不能和我们说说？我知道你们太累了，我只想占用你们半小时……”

对于一个相处多日，而且用了这么大耐心来等待这样一个访问时机的朋友，我们再疲累也不能拒绝，陈残云团长、碧野、韦其麟、凌力都慷慨地答允了。

她对女作家凌力写的《星星草》，这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第一版就能印十余万册，很感惊讶。问我们印数这么多，好卖吗？稿费怎么算？专业作家有无固定收入？……我们告诉她，在中国只要写得好的书，有的销路可达百万册以上，专业作家除了稿费，还有固定收入，不必因为生活而草率写作时，她似乎忘了自己是个来采访的记者，连声说：“是吗？真幸福！”

她又问我：听说，在中国爱情题材已告一段落，这是真的吗？对于电影上的拥抱、接吻，你们是怎么看待的？作家在这方面有多大创作自由？

我听了，忍不住笑了，我想，这可能是前一段时间，我们文艺界对一些格调低的、对爱情的描写过于庸俗的小说作了一些批评，也传到了国外，并被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又误以为是中

国作家已失去了创作自由。这可是要认真解答的，虽然，时间已超过了半小时，我们都很困累了，还是要对她说清楚。我告诉她：作家的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爱情既然是存在于生活中，那怎么能告一段落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爱情并不是件简单、孤立的事，是与人们的理想、情操、道德观念、社会风尚联系着，一篇好的爱情题材作品，其内在含义往往突破了男女私情的狭小圈子，能使读者思考更多的问题。至于接吻、拥抱，我们也不能简单、机械的来看待，而是要看作家怎样安排、处理。安排得当，多写几笔也不会使人觉得下流；安排不当，稍有涉及，也觉猥亵。所以，不存在告一段落，或者有无创作自由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格调高的、艺术性强的爱情题材作品。接着，我举了几个我国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的情节为例子……

她听得笑了起来，连声说，“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我也笑问道：“这不是外交辞令吧？”

她嫣然一笑：“不，这是真诚的话。”

接着，她又问起了老作家陈残云、碧野，诗人韦其麟的写作近况。尽管她提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觉得有些可笑，但我们从她那友好的神情中也明白她是想把中国文学界更多的情况告

诉泰国读者，也就尽量答得仔细、真实。

我们也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访问，而是一伙好朋友在娓娓谈心，这是多么令人怀念的谈心呵！

夜深了，我们该散了，她抚摸着手里的笔记本，满意地笑道：“这次我了解了很多、很多，我回去也可以写很多、很多。”

突然，她望着我：“昆彭，你回去也要写我们泰国的事么？”

“当然。”我说。

“写什么？”她又问。

“散文。如果可能还想写点小说。”我说。

“也写我么？”她顽皮地抿着嘴问。

“你曾经出现在我们的参观访问当中，当然也要写。”我说。

“是不是主角？”她又风趣地问。

“那要看你的表现。”我故意说。

“什么表现？”她郑重地问。

“看你是不是对中国的真诚友好。”我故意逗她。

她把手一扬，“我这主角当定了。”说到这里，她又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我就是爱当主角。”

这下全场的人都大笑了。

可是她却沒有笑，我感到了她是个充满自

信的女性。

接着我们离开清迈去了珂叻、北标等府访问，她要赶回曼谷去发稿，没有和我们再在一起同行。直到我们回到曼谷和泰国作家在帝国饭店会谈那天，才见着她。可惜，我当时只忙着回答一位泰国作家提出的问题顾不上和她谈话。我想，她晚上会来参加我们的告别宴会的，那时候，一杯冷饮在手，我们还可聊天……

但，晚上来的客人虽然很多，偏偏甘遮娜没有来，我在人丛中寻觅，不免有些惆怅。后来，我才想起来，夜间，正是她们报纸发稿的紧张时刻，她是难以抽出身来活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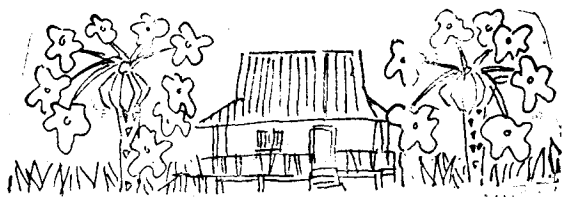
回国后，一位懂英文、又看到了《曼谷邮报》的朋友告诉我，这张报纸刊载了不少有关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泰国的新闻和文章。

我不由得又想起了甘遮娜，以及她那句话：“我就是喜欢当主角！”

在中泰友谊中争当主角，这真挚感情是令人难忘的！

1983年11月2日开远

1984年元旦改于昆明



康 笃 晚 宴

这是我们到达泰北名城清迈的第二天，3月5日。

中午，热情的旅泰华侨黄南荣先生送给了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每人一件蓝色土布的无领短袖上衣，并嘱咐我们：晚上出席“康笃宴会”时一定要穿上。

入境从俗嘛！我们当然得穿！

傍晚，我从旅馆的楼上下下来集合时，才发现，陪同我们来清迈的泰国男女作家，以及来迎接我们的当地华侨领袖，也都穿上了这别具一格的民族服饰。

矮小而俊俏、曾来过中国访问的泰国女作家尼娜女士很高兴，笑着对我说：“昆彭（彭先生），你更像我们泰国人了。”

中泰两国人的肤色本来相近，如今，再穿

上这相同的服装，当然更形似了。后来，曼谷《中华日报》的一位记者曾这样写道：“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的彭荆风先生，经常戴着一副太阳眼镜，面貌有几分像泰国人。他在云南工作三十几年，事实上也跟西双版纳的傣族人经常接触……”

泰国的旅馆爱在四壁广镶大镜，从镜子里望去，我们作家代表团的同志：陈残云、碧野、韦其麟、凌力、小黄、小陆正分散在泰国朋友当中，相互握手大笑，穿上这古老的清迈服装，彼此更感到亲切了。

康笃大宴是清迈府的古老风俗，宴会是在乐曲的伴奏和歌舞中进行，隆重而别有情调。泰国朋友告诉我，“康笃”原是用上好木料做成的一种圆形托盘，加上高约三寸的矮脚，就可既当托盘、又当桌子用。过去，民间的康笃宴是在白天的中午举行，自从二十多年前由泰北名人皆诗·杯曼夏教授带头把康笃宴改在夜晚的烛光歌舞中举行以后，更增加了这古老风俗的色彩和魅力，清迈人广为仿效，形成了“康笃晚宴”。

我们的汽车驶出了灯火璀璨的闹市，来到郊外一座有着美丽的菩提树、橄榄树和有着宽阔草坪的大花园。

这是我国农历正月的下旬，我记得前几天离开北京时，还是朔风呼号，在这被称为泰国清凉胜地的北部高原地区，却有如我国南方盛夏的傍晚，热得只能穿一件单衣，幸好有风，才略显凉爽。暗蓝的夜空没有月亮，星星却很繁密。我们在修剪得整齐洁净的草地上散步，和先后来的泰国友人见面、聊天。

通过介绍，我才发现，清迈府的名流大部分都来了，有副省长、清迈大学的副校长和教授、著名作家、演员、新闻界人士、华侨领袖……

我们捧着新摘下来的椰子，吮吸着清凉的椰汁，一边走着，一边和泰国朋友交谈着相互感兴趣的事。清迈的朋友们，对于这块被称为“东方瑞士”的西北高原是十分自豪的，争相约着我们去一些地方游览，清迈大学一位教授是民俗专家，愿意作我们去农村访问的向导；电影演员明端德夫人请我们明天中午到她的乡间别墅去做客……

我们语言不通，有时靠翻译，翻译忙不过来只能靠手势、微笑。但，清迈人的声音是甜润而又热情，就是没有翻译，也是如星星、如珍珠一样的明亮、闪光，可以感到他们那诚挚的心意！

乐师们奏起了那古风十足的、粗犷而又深沉的曲调，我们几个中国客人被赠给了一串茱

莉花环，并由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给我们挂在脖子上，清香幽幽散开，我们身心也顿觉清爽。

我们脱下鞋子走上草地旁边一座古色古香的红漆木楼，楼上洁净、明亮，宽敞的大厅内摆着许多竹篾编的小圆桌，放着大红的坐垫，五六个人一圈，自由结合围着篾桌坐下。在这康笃宴会上，坐的姿态也有严格的规矩，男的要盘腿正坐，女的要侧屈双腿斜斜坐着。食品也极具地方特色，小桌上摆着糯米饭、辣酱、炸香肠、炸薄脆……我看了看，和我国西双版纳的食品有点相似。我们用盛在瓦罐里的香水洗过手，就可以抓食了。

席间少不了宾主相互致词表示欢迎和感谢。清迈省副省长外貌朴实如农民（特别是他穿上了这件没有领子的对襟蓝布衣衫），但，却是个非常风趣的人，他在向我们致欢迎词时，没有说那些客套话，而是坦率地说：“我们清迈是出美人的地方，不知道中国客人注意了没有？”说得在座的姑娘都掩嘴而笑，在笑声中，他又说道：“我希望你们能写写我们清迈风情，不过请不要再写清迈姑娘和外国人谈恋爱的故事，那是已被许多人写腻了的老一套……”

这句对公式化、概念化文艺作品表示厌弃的话，又把大家逗得大笑，尤其是那些清迈姑娘